

男人永远是输家

何索

REN YONG YUAN SHI SHU JIA

台湾文学丛书

〔美〕

葛浩文

主编

北方文艺

7.7

〔美〕 葛浩文 主编

男人永远是输家

何索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8·哈尔滨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台湾文学创作十分活跃，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及关注。特别是随着“一国两制”构想的日益深入人心，大陆读者了解台湾文学的愿望日益增强。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出版，旨在使国内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的概况，促进大陆同台湾的文学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由美国学者、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主编。葛浩文教授多年从事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研究，本书的编选，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。丛书的每一部还附有葛浩文教授和原作者至交好友所撰写的文章，介绍和评价作者的生平、创作及文学成就，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了解。

台湾文学丛书 [美] 葛浩文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 刘丽娟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男人永远是输家

Nanren Yongyuan Shi Shujia

何 索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5·插页2·字数93,000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3,773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68

定价：1.4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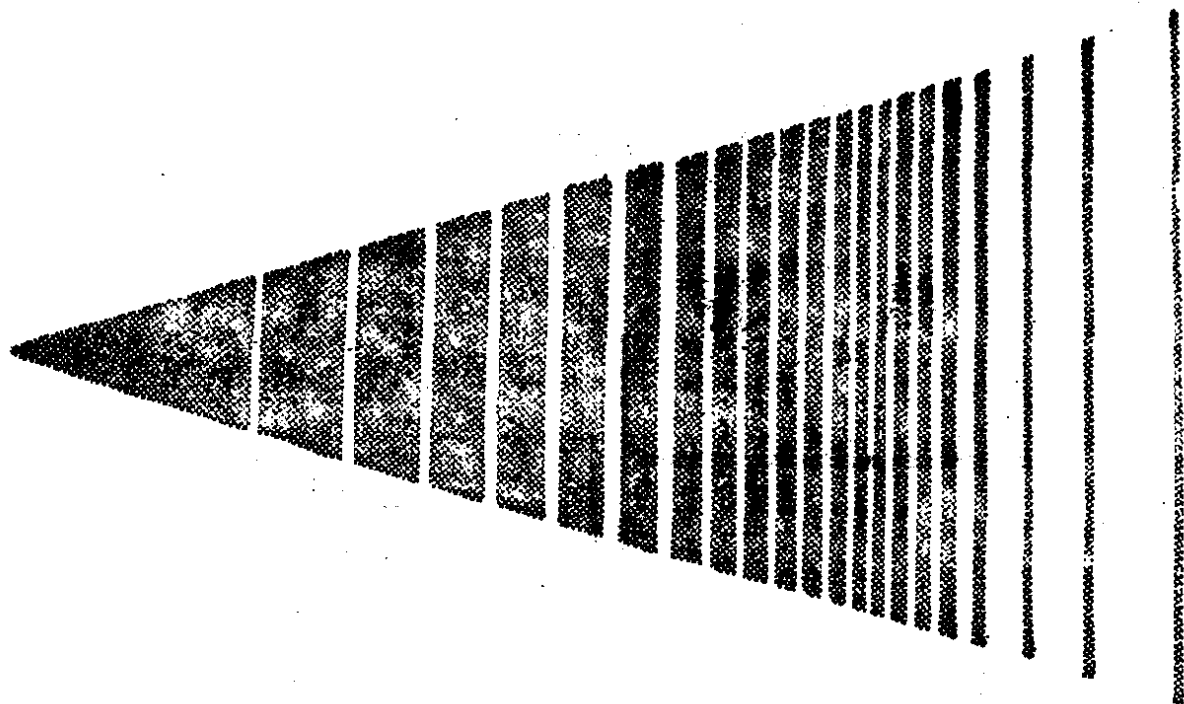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17-0057-3/I·58

总 序

葛浩文

编一套丛书是一件又有趣又烦恼，又轻松又紧张的工作，是具其苦亦具其乐的任务。凡是爱读小说者（以笔者为例），都很愿意顺其本人的喜爱，相当主观地挑选一，二十本好作品很大方地介绍给或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让他们共同来分享，此为乐也。但同时，丛书也有其客观的一面：每本书都必须配合某种条件，随着某种主题，或适合某种范围，要按一定的水准传达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苦所在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目标不外乎将若干本近年来既受台湾及海外读者欢迎，又得到评论家好评的小说提供大陆读者阅读。这些小说的作者身分、来源、性别、年龄和篇幅的长短、主题及风格等各方面虽然不一，但其中无一本是为“赶时髦”而被选入丛书。



我之所以答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“台湾文学丛书”有两个原因：

一、台湾文学(或港台，甚至于海外华人文学)在中国大陆已经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间，留下了重要，偏重于良好的影响。但我认为，还需要更严肃，更有系统地介绍一些不但可读性较高，并且艺术水准亦高的作品(主要是长篇小说)，使大陆读者享有一箭双雕的收获：既能接触到自彼岸来的很好的“艺术品”，又能获得对台湾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。

二、北方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的一本书，我由此体会到本社人员——自上至下——对作者(或编者)的尊重、热情、信任，以及其对文学的重视和理解，确实为一家只管出好书，好出书的文艺出版社。

1986年10月30日

目 录

第一辑 婚 前

飞啊！你	3
这样和那样	10
和寂寞作伴	19
听，听，那云雀	28
或者爱，或者死	37
在黑暗中微笑的女孩	53
蛋的价钱	67
逐浪的女孩	79

第二辑 婚 后

推动丈夫的手.....	93
我们是大男人.....	99
超级丈夫	105
零用争霸战	110
请节省眼泪	115
最后的据点	120
男人永远是输家	125
挨骂的角色	131
从现在争吵到永恒	137
爱情的世界	143
活得最久的丈夫	149

第
一
輯
·
婚
前

飞
啊！
你

年轻是什么？

它是一首快乐的歌、一种向上的力量，又是一个挑战的姿势……我想。

因此，我要描绘一个年轻。

.....

我在出版《何索震荡》那本书的时候，出版者在广告上说：

“……何索在台北住鸽子间，跟老鹰、鼯鼠和花蛇杂处，三个月内被迫搬四次家……”

这是实况。几年来，我搬家无数，经常换窝，有如一只无头的苍蝇在台北乱撞。

每搬一次家，便认识一些有趣的人物。他们散布在不同的行业，包括船员、会计、教师、店员、导游、护士、赌徒、歌手、舞女……他们都是在—个角落里默默挣扎的人物，有人带给我结识的快乐，也有人

带给我相处的教训。

有人使我难忘，也有人使我厌憎。

终于，我又搬家了。这一次完全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。我搬进一层分租的公寓，房东是一位护士。

“我们这儿单纯极了，”她对我笑着说，“只住了三个人，太单纯了。”

“怎么有这么多房间呢？”

“对呀，四个房间，每个房间一个人。”她用手指点划着，“太单纯了，你搬进来也只有四个人。”

我搬进去了。然而，并不是她所说的四个人，而是八个或九个人。

也不太单纯。

第一天，我便发现这位护士小姐的房里还住着一个男人。然后，我又发现另一位小姐有两个或者三个时常在她房间中留下来的男人。

“那是什人？”

“啊，小青吗，”她淡淡地说，“她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在香港，一个在南部。”

“只是朋友吗？”

“有时候会住下来。”

“那么，这就不是只有三个人了。还有你房间的那一位呢？”

“这要看你怎么算哪！”她不动声色地说，大概是撒谎惯了。

小青的模样很怪，头发扎成一个马尾，在裤子的臀部上缝

着许多形状奇怪的补丁。有时她戴一顶草帽，是圆形的，象一个锅子。帽边上还插着一支红色的塑胶花。

她没有工作。白天睡觉，晚上便到处打电话，或者是接待那两个或三个有时候会留下来的男人。

她打电话的声音很大，有时还发出象一个粗鲁的男人那般的笑声。

时间也很长，有一次居然创下连续五小时的纪录。

在她不打电话或者不接待男人的时候，她便扭开收音机，听热门歌曲。那声音能把整条街吵醒。

我知道我要遭殃了。我的唯一对策，便是紧闭房间，尽量不跟她们打交道。

五天后，我第一次看到小凤。她那天忘了带钥匙，按了半天铃，没人理会。小青在打电话，我披上睡衣，到外面应门。

我打开门，看到一个纤弱的影子。那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她怯怯地笑了。

“我住在这儿。”

“幸会！”我也笑了。

她低着头走了进来。

我们那一层公寓，白天静悄悄的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小青是白天睡觉、护士是白天睡觉，我也一样有一部分白天的时间在睡觉。

有一次，我问房东：

14630

“怎么没见过小凤的人呢？”

“她上班呀！”

“晚上呢？”

“在补习。”

我回到房里，刚躺到床上，听到卜卜的敲门声。我又披上睡衣开门。

“你有没有开水？”那个纤弱的影子站在门边。

我给了她开水。

“我要吃药！谢谢。”

“病了？”

“嗯！”又低着头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听到她从房中传出呻吟的声音。大概病得很重吧？我踌躇再三，敲了她的房门。

“你要不要我送你看医生？”

她摇摇头。我这才有机会把她端详一下，却看到一个只有十七、八岁的小女孩。

她的热度一定很高，脸上浮着一层红晕。

“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呢？”

“感冒吧！”她虚弱地说，“我吃过药了。你还有开水吗？”

小凤在床上躺了三天之后，这才勉强吃一点东西。她吃得很少，而且，她不能沾一点油腥。

“我是吃素的。”她解释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我家里信佛教，从小跟着吃素。”

“你应该补充一点营养啊，不然，你无法很快复原的。”我

鼓励她。“试一试看，或者，多吃一点鸡蛋也好。”

她听我的话，吃了奶粉和鸡蛋。

她住的是最小的一个房间，那本来是一个储藏室，只摆了一张床，也没有桌子。

“我很简单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你怎么做功课呢？”

“在床上就可以嘛！”

我和小凤很快便变成知心的朋友了。她很坦率，对我什么也不隐瞒。

“我好伤心哦！”她说，“我上个月才到台北来，到一家贸易公司做会计。我应征的是会计，可是，在公司里什么杂务都要做。也没有休息时间。”

“你每个月拿多少薪水？”

她张了张嘴，眼圈都红了。

“只给我三千块钱！”

我默然无语。我开始了解，她为什么生了病不肯看医生，为什么住这么简陋的房间，乃至她为什么吃素？也许是不得已吧！

“你也信佛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那么，我没有猜错。

她有一个朋友，在一家补习班上课，上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工作忙没有继续下去。她已经缴了费，小凤听到这个消息，便找那位朋友商量，顶替她的空缺，到补习班上课。

她没有能力付那笔补习费。

“你以后怎么缴费呢？”

“上一天算一天呀，”她说，“能读书就好。以后再说吧！”

她家在南部，环境也不好。没有人能帮助她。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女孩，就这么孤单单的，展着一双脆弱的翅膀，闯到台北来了。

她每天七点钟起床，坐公车上班。早上不吃东西，中午在公司附近吃一碗素面。下午五点半下班，随便塞一下肚子，又到补习班上课。

深夜十一点多回家。

我看过许多人在默默挣扎，然而，她最使我感动。她没有怨言。一切苦难，她认为应该承受。

她不沮丧，也不气馁。能读书就好！她在最困苦的情况下，仍旧为自己编织一个美丽的远景。

跟小青比较起来，这两个人真是一个强烈的对照。小青凭着女人天赋的本钱，攀附在两个或三个男人身上，平时花钱象流水，自视很高，其实是社会的残渣。

小凤则完全不同。她自食其力，虽然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，但是她对自己和对整个社会，仍旧抱着坚定的希望。

她好象从来也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外貌。她穿了一身从南部乡间带来的衣服。很土气的，而且也只有那一、两套衣服。

有一双黄色的皮鞋，鞋底都磨破了。

“我喜欢走路！”她怯怯地说，“再说，走一下路，也可以省一张车票。”

我多么想帮助这个女孩子，然而，我无能为力。我真恨自己。我只能做一个旁观者，在这个寂寞的角落上，看着她，为自己的生存默默地挣扎。

她又开始上班了。

每一次，我听到她关上房门，然后传来她下楼梯的声音，我都忍不住走到窗前，向她注视。

我看到那个纤弱的小身影，那么孤独地被淹没在熙攘的人潮里。

然后，到深夜十一点多，我又听到她打开房门和关上房门的声音。那时，我正伏案写作。在我脑海里，总是禁不住浮起那个纤弱的影子。

她低着头走了进来……

年轻啊，年轻。我感动地想着：你，快飞吧！向那个美丽的远景。

这样和那样

我和妮妮吵过一次架，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为什么吵架呢？我倒是记不清楚了。吵架就是吵架。反正不是这样，就是那样。

我们那天吵得很厉害。你一句、我一句，谁都不肯让步。吵完了，妮妮大哭。我不理她。

然后，她大概发现流泪对我没作用，便又转变战略，跟我摊牌了：

“你如果还有一点骨气，怎么不给我赶紧滚开呢？”

“滚吗？你怎么早不说。”

妮妮可气得要昏倒了：

“我现在对你说了。你滚吧！小心到外面可别被汽车撞倒！”

这倒是用不着别人替我担心的。于是，我拍拍屁股走路。我刚踏出门外，妮妮使用力的把门关上了。